

校禮堂文集

校禮堂文集二十九

欸凌廷堪次仲

序四

蜀岡餞別詩序

乾隆四十九年閏逢執徐之歲余將復游京師七月辛巳江都鍾懷保琪何孫錦春林儀徵江安定甫阮元梁伯放船保障湖餞余於蜀岡之酒肆微雨送暑好風迂秋蘗紅蔽橋篠碧浮徑馬遲遲而不進舟招招而欲發登山臨水諷思遠道之什對酒當歌賡別栢陽之賦少年氣豪繼之慷慨半酣耳熱雜以詠嘲食填巨壑拔劍

斫生義之肩飲吸大川倒甕倩長鯨之口加以鍾士季  
精練名理何平叔深研眇道江文通詩擬雜體阮孝緒  
學貫五經行子泊居人交錯歡悰共雜緒相亂黑貂已  
敝去也何心白駒未維忽焉成醉斯固殊鄉之樂事抑  
亦合志之雅懷也於是南望大江北眺平原則思魏太  
武之所馳驅楊行愍之所規畫焉驚沙茫茫歌吹隱隱  
則思鮑參軍之所憑弔杜分司之所冶游焉悼英雄而  
搔首悵才士而騁目昔晉卿來化雉之感齊侯下爽鳩  
之泣良有以也又若江淮大賈門庭如市鹽鐵小吏尊  
嚴若神奉貨殖之傳薄儒林之篇持輿阜之服傲有類

之弁故邳氏以酒削鼎食濁氏以胄脯連騎讀書不如  
讀律刺繡不如倚市自古然矣可勝歎哉且夫亭厯夏  
枯橐吾冬華性之異也蟬衍祁行發皇翼鳴才之殊也  
故礮石殺鼠原蠶食之則肥螭蛆甘帶保蟲見之則嘔  
我之不能爲彼猶彼之不能爲我也况夫人貴適志不  
以豐約改轍士當固窮寧田通塞易慮富貴本所自有  
負賤豈足驕人吾曹爲太平之民遭

右文之世固應隨鵷鸞以翔翔握龍虎之符節和聲鳴  
國家之盛來宣敷民物之澤而乃比迹散材自甘屈蠖  
進之不能膺析珪之祿退之不能作循陔之養挾彼一

編負茲七尺安敢望華裾  
如而生羨漫爲有激之談  
顧桓褐而興嗟自解無聊之口  
况乎賤子行矣諸君勉之馬首  
北向知曳履於何門雁足南來  
願寄書於他日志雪中  
之鴻迹盍簪爰藉此新詩聯波  
上之鷗盟戴笠毋忘夫  
舊約

同人遊莫愁湖序

若乃金商協律日在鶉尾之墟玉宇凝涼秋滿牛頭之  
闕買輕舫一葉縱其所如邀羈客數人聊以自適閒花  
沿岸皆能白紅遙山映波迭呈蒼翠燐光黯碧木客吟  
五字之詩暝色昏黃山鬼談六朝之史乃舍舟而登陸  
眺望川原遂離市而入林徘徊阡陌樓臺隱隱時聞斷  
續疏鍾蒲稗蕭蕭但見荒寒野水半鈎淡月循古徑而  
閒行一抹斜陽叩禪關而少坐桂梁新葺云是莫愁之  
湖蘚壁舊題半屬無稽之語夫石城西去樂府自述夫  
郢州河水東流古蹟何關夫建業是故昔人貽誤久爲

野處所譏彈不謂近日名流仍襲清真之紕繆妄庸巨  
子此倡彼和而弗知佔畢小夫朝登暮臨而靡悟蓋辭  
章陋習惟思純盜夫虛聲輕薄爲文未遑深求於實事  
陳鄙生之末議用告同儕亮汲古之通材應無異論

長安春望圖序

若夫雜花生樹芳草被隄細柳案轡之營長楊射熊之館好山競秀青連斜谷嵐光野水方生綠上曲江波影秦川寒食一百五晨漢代離宮三十六所則有青門客子白嶽畸人匣中三尺秋霜囊裏七條寒玉前瞻陸海低回鄠杜馳驅後睇甘泉想像淵雲頌歎遙指桃林之塞馮翊左環近尊槐里之墟扶風右控羸宮劉苑離離禾黍之塍隋寢唐陵擾擾狐狸之窟楊花變李承黑獺之遺基草付生蒲換紅羊之小劫將軍戰壘半屬斜陽霸主雄圖都歸逝水建章太液第供詞客之鋪張天寶



漢陂惟剩詩人之題詠茫茫黃土埋龍雀之遺刀漠漠  
蒼苔蝕鴛鴦之古瓦夫四時變易而春之動物最深百  
感纏綿而望之關心尤著羈懷值芳年麗景觸緒紛來  
古意當臨水登山更端沓至所以少陵江上萬點飄風  
太白庭前一尊對月下縈絳氣文通廬阜之章仰溯青  
雲康樂石門之作以及仲宣馳情於灞岸嗣宗遐想於  
漢皋莫不眺遠開襟撫時感事矧茲飄零游子轉徙他  
鄉朝隨肥馬之塵夜聽荒雞之唱非憑雅奏安能寄此  
愁心不有壯遊何處抒茲朗抱則竝樊川而縱目定多  
思古幽情步韋曲而行吟不乏驚人奇句此蘆中窮士

有長安春望之篇稷下鯁生有海國送行之序也同袍  
三數人得詩十餘首倩虎頭之妙筆繪以爲圖研龍尾  
之芳九吟而成集雄關四扇迎紅日而初開廣路三條  
披黃塵而乍入經過華下應逢賣畚之人憑眺渭濱倘  
遇垂綸之叟攬山川之形勢千古爲懷對光景而流連  
一時寄興五陵游俠佩錦帶而相邀三輔少年褭紫裘  
而共逐握峭函於掌上應有同心羅涇渭於胷中豈無  
知己登高能賦可使爲大夫對酒當歌何慚於豪士嗟  
乎瀉水置平地鮑參軍行路知難攜手上河梁李都尉  
思歸成句腰纏十萬會看跨霍東還足繭三千且自騎

驢西笑乾隆丙申二月序

李問原秋郊小獵圖序 丁酉

夫褰裳而臨碧海未必逢照乘之珠命駕而適藍田未必獲連城之璧娛耳目樂心意若此其難從車騎建旌旄談何容易惟問諸楮墨則無涯之願立償倩彼丹青則有象之觀悉致故三山浩渺嚮壁能遊五嶽峻嶒閉門可躡然則間居嘯詠苟容高揖長康匡坐鼓歌但解乞靈道子蓋不待效辭人之設論文士之大言固已赤管恢奇須眉改色素屏颯爽顧盼生姿矣於是深林大澤之旁廣隰平原之表涼飈卷地萬樹皆秋夕照浮天千峰盡霽沙平似雪見駭獸之羣奔煙淡於霜指驚禽

之亂起於斯時也邀五陵公子帥六郡良家呼潘黨使  
彎弧叱王陽爲驂乘脫鞬俊鶻奮玉瓜以摩空解繫生  
駒壓金鞍而逐影墮雲邊之白鵠中必疊雙殪草際之  
黃鸞鈞能開六桃花嘶過下峻阪而疑飛楊葉穿來越  
顛厓而自喜據羈送酒妖姬競撥琵琶覆盾割鮮猛士  
爭傾鑿落遂使空堂咫尺雨血風毛斗室肅條星流霆  
擊可謂極淋漓之逸興盡慷慨之雅懷者矣抑吾聞之  
鍾鼎之念不起於江湖介冑之容不生於琴瑟今以東  
方一士南畝諸生驅瘦犢於溝塍策疲驢於道路吟成  
擁鼻跼伏蓬蒿讀罷低頭含咀藜藿乃忽短衣射虎望

雁磧而朶頤長缺思魚對鷺溪而撫掌毋乃強歡者不  
暢僞怒者無威乎然而桓子過屠門何妨大嚼屈平適  
樂國未礙空談爰借荒唐用資咀噉是以子虛出使高  
文大抵多夸都尉從軍雜體聊爲擬古枚生七發鋪張  
馳騁之豪班氏兩都遐想游畋之盛譬之任公釣鼈於  
海上蓋皆虛構其辭鄭人覆鹿於隍中何必實求其事  
矧夫秦府十八學士僅畱親像於瀛洲漢家四七元勳  
惟剩雲臺之圖畫寄形骸於紙上暫洩雄心假面目於  
毫端少抒壯志聞雞起舞姑爲半夜之先鞭躍馬論功  
好作他年之左券

秋日李問原西莊小集序

夫昨日之景光已去者不能挽詰朝之風物未來者不可期惟實境之當前斯勝游之足據是日也嚴霜滿地旭日照天槐影出檐菊香堆砌紙窗安以杉几草閣覆以蘆簾黃雞秋肥白酒晨漉煮淮南之菽乳切江東之鱸膾讀爾雅未熟且食螭蜺誦蘇文尚生宜餐藜藿清談罪玉既無挾冊之腐生快論干雲復少持籌之僇子臨池小憩蘋葉半黃拓牖遠觀稻花初紫田夫故事居然可泣可歌牧豎新聞允矣妄言妄聽但覺文由興寄敢云事以人傳各賦佳篇無忘雅集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九

受業涇縣

吳國瑞

吳濱

校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

欽浚廷堪次仲



跋一

手鈔諸經跋

余幼而孤露學書僅足記名姓服賈入市舍籌而嬉少  
長輒以意爲詩文詞曲自娛六經未之全覩也年過二  
十亟思發憤讀書是以有辨志賦之作後以負米出游  
時借主人之經讀之文義淵深苦不易曉倦而棄去者  
屢矣乾隆庚子冬兩淮巡鹽御史長白伊公奉

旨刪改古今雜劇傳奇之違碍者次年屬余襄其事客

揚州者歲餘吳人孝廉李勉伯先生贈余詩有莫將椽  
似筆顧曲誤垂名之句於是感其言復取諸經就枕上  
觀覽同人或阻之曰是學甚難不若詩文之易見長也  
是學甚樸不若詩文之華而悅俗也余皆不謂然夫學  
求爲已焉耳豈以難易華樸易慮哉且未通一藝而自  
命爲文人亦文人之羞也自是有暇卽默誦而艱於記  
憶乃自課以手鈔代讀然寄食於人几案少隙或作或  
輟二年中始鈔得詩書二經時未得注疏但就錫山秦  
氏本鈔之壬寅冬入都及覃溪師之門命之習舉子業  
復鈔得周官禮丙午下第歸胸浦又鈔得儀禮戊申部

臣新定科場例請五經竝用通場同題以杜關節

上以士子五經未能徧習命本年先用詩經次年會試用書次易次禮次春秋五科後再以五經同出題是科余以副榜准貢冬歸自京師次年將試於江寧春間又鈔得易經遵功令也余鈔諸經初不爲應試計而中副車則以詩領鄉薦則以易捷南宮則以禮前此肄業太學則以書也盤庚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夫操豚孟而祝敢曰力穡而有秋之報亦云厚矣然九年之久止鈔得易書詩周官儀禮而已戴記左傳以文多尚未遑從事他日當與公羊穀梁孝經爾雅等陸續補鈔也

辛亥三月檢舊篋重加輯治而藏之竝書數語於卷尾  
以見飢寒奔走讀書之不易云

書校正汲古閣本儀禮注疏後

毛氏汲古閣本諸經皆有脫誤惟儀禮爲最多然所脫誤者在明監刻本已如此不自毛氏始也其經文脫誤前此有崑山顧氏濟陽張氏據唐開成石經校正之而鄭氏注則概未之及良由治是經者少耳近世体寧戴氏始據宋本及嘉靖本刊定其誤雖有釐正亦不能盡也丁未夏客南昌從謝蘊山太守家假得正德本復取楊氏儀禮圖

欽定本永懷堂本張氏本戴氏本詳加較對鄭注一過其脫者則士冠禮乃醴賓以一獻之禮注內則曰飲重

醴下脫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十字離肺實于鼎設  
局鼎注可濟也下脫離肺小而長午割之不提心局鼎  
扛鼎鼎覆也十八字以成厥德經文下脫注厥其也三  
字士冠記加有成也經文下脫注醴夏殷之禮每加于  
阼階醴之于客位所以尊敬之成其爲人也二十五字  
諭其志也經文下脫注彌猶益也冠服後加益尊諭其  
志者欲其德之進也二十字士昏禮席于北墉經文下  
脫注墉牆也三字鄉飲酒禮祭如賓禮經文下脫注酢  
報也三字聘禮記君初爲之辭矣注此句下脫亦非其  
次四字又拜送注敢拜送下脫自拜聘享至五字此字

下脫亦非其次四字喪服傳貴父之命也注大夫之妾下脫妾子之無母父爲母子者其使養之十四字可無慎乎注道猶行也下脫言婦人棄姓無常秩嫁于父則爲母行嫁于子則爲婦行二十字尊嚴之稱下脫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不可十一字以慈己加也注此之謂也下脫其可者賤于諸母謂傅姆之屬也十三字喪服記朋友麻注疑衰素裳下脫冠則皮弁加經六字士喪禮繼主人東上乃歛注春秋傳曰下脫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二十八字壑谷下脫伯有者公子子良之孫良霄十

一字既夕禮藏器於旁加見注檀弓曰下脫有虞氏瓦棺夏后氏璽周殷人棺槨十四字士虞禮尸坐不說注不敢燕惰下脫今文說爲稅五字特牲饋食禮不諏曰注丁巳之日下脫今文諏皆爲詛六字皆復外位注爲視牲也下脫今文復爲反五字挂于季指注齊之下脫古文挂作卦五字特牲記升受降飲注貴之下脫非執事者四字有司徹西階上北面賓在左經文下脫言升長賓則有贊者爲之十字糗在棗東注弟婦也下脫今文曰婦也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不興受十七字其非注文誤入者則士冠禮記夏收注所以收歛髮也下齊



所服而祭也六字從經傳通解誤入士昏禮卒爵皆拜  
經文下婦拜見上篇見母章此篇婦見奠菜一章及內  
則女拜尚右手二十四字從經傳通解誤入士昏記首  
節注用昏壻也下壻悉計反從士從胥俗作婿女之夫  
十四字從釋文誤入公食大夫禮先者反之經文下釋  
曰反之者以其庶羞十六豆羞人不足故先至者反取  
之下文云先者一人升設於稻南其人不反則此云先  
者反之謂第二已下爲先者也五十五字從賈疏誤入  
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經文下釋曰云其他謂豆數  
組體陳設皆不異上陳但禮異者謂親戒速君則不親

迎賓公不出此大夫出大門公受醬清幣不降此大夫  
則降也公食大夫大夫降食於階下此言西序端上公  
食卷加席公不辭此則辭之皆是異也八十六字從賈  
疏誤入士冠記夏后氏之道也經文下或謂委貌爲元  
冠七字聘禮記君還而後退經文下爭爭鬪之爭五字  
不知從何處誤入其注隨經文而脫者則士昏記壻授  
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注姆教人者四字從儀  
禮圖補入鄉射記士鹿中翽旌以獲注謂小國之州長  
也用翽爲旌以獲無物也古文無以獲二十一字從戴  
氏本補入其誤者則大射儀鄭目錄大射儀三字誤作

射義二字其錯亂者則士昏禮納采用鴈注納采用鴈爲準者取其順陰陽往來十五字本在詩云之上今誤在以養廉耻之下鄉射禮采蘋采蘋注躬行下脫名南之教四字周南下多名南二字而錯皆不拜一節注今文無執觶及賓觶大夫之觶皆爲爵實觶觶爲之二十字本在禮又殺也之下今誤在後六節注主人之意也之下以上始就所見諸本校定之其脫誤處當不止此至於一二字之異同亦備錄於此本之上方俾讀是注者有所考證焉永懷堂本脫誤與明監刻同

大戴禮記解詁跋

同年南城王實齋先生著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研求古訓理精義密足矯以臆說經之弊其言曰近代以來人事校讐或據王肅私定家語改易經文是猶聽信盜賊研審事主也又或據唐宋類書所引增刪字句是猶舍當官案牘而求情實於風聞也故其所釋惟據相承舊本不敢以他書增刪改易用力之勤凡二十餘年其於太傅禮可謂有功矣嘉慶戊辰歲八月晤先生於浙西先生不以爲鄙發篋見示廷堪於是書所得甚淺旣無以益之於是舉其卓絕之識書諸簡末以告世之好

學深思者同門年愚弟歛凌廷堪識

書汪菰文書中星解後

赤道者動天之中圍也黃道斜絡於赤道日循之右轉  
半出赤道南半出赤道北在赤道南者冬至日所躔也  
過冬至則日漸右旋而北在赤道北者夏至日所躔也  
過夏至則日漸右旋而南此一歲寒暑發斂之故也冬  
至日遠天頂故其景極長夏至日近天頂故其景極短  
周髀云冬至晷景丈三尺極長也夏至晷景尺五寸極  
短也雖里差以北極高下而移然中國在赤道北其長  
短以二至爲極者不殊也汪菰文書中星解云日永謂  
夏至也自冬至之後日自北而南陽漸以生則日景漸

以長至此而始極也日短謂冬至也自夏至之後日自南而北陰漸以生則日景漸以短又至此而始極也夫冬至後日躔自南而北乃反謂之自北而南夏至後日躔自北而南乃反謂之自南而北又日永者謂晝漏長非日景長也日短者謂晝漏短非日景短也冬至後日景漸短至夏至乃極短今反云冬至後日景漸長至夏至而極夏至後日景漸長至冬至乃極長今反云夏至後日景漸短至冬至而極皆茫昧可笑夫寒暑之發歛暑景之短長雖三尺童子舉目卽見汪氏在當時尚稱博雅者何顛倒若斯也自宋以後儒者率蹈虛言理而

不實事求是故往往持論紕謬汪氏之言蓋亦有所本也嗚呼以此說經真可謂不知而作者矣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

受業旌德

汪斐然成卿  
汪以純精甫  
校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一

歛凌廷堪次仲撰

跋二

書五代史梁家人傳後

士君子著書成一家之言雖命意不無偶偏立說未免過矯然必始終不雜義例相符從無有前後矛盾其辭自相刺謬者也歐陽氏之撰五代史以爲魯之桓宣鄭之厲衛之剽春秋皆不絕其爲君故朱梁以篡弑得國不復更加貶斥其實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寔篡也書其篡而後世信之其罪自不可掩此其不僞梁之旨所謂

引春秋之義也若夫友珪之亂亦嘗卽位改元何以本紀乃削不書而列之家人傳中於是自爲之解曰友珪不得列於本紀者所以伸末帝討賊之志也其於義例殆不能無病矣夫溫之弑君友珪之弑父其罪同也莊宗之伐梁末帝之討亂其志亦同也於溫則君之於友珪則削之於莊宗則沒之於末帝則伸之豈友珪之惡浮於溫而莊宗之舉不同乎末帝歟蓋歐公此書於梁多恕辭於敵梁者多微辭於忠於梁者多溢辭其心竊竊然竟以朱溫爲是特不敢明言之耳非獨此一事爲然也夫賊溫肆虐社稷絕滅三綱徒執不沒其實一語

遂以帝制畀之李克用父子血戰河朔三十餘年矢心戮力百折不回曾不爲之少伸討賊之志顧於友珪末帝之間轉汲汲乎不吝如椽之筆以示予奪之權遺重舉輕獄同讞異何其謬也或曰歐公嘗謂朱梁李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其退莊宗而進末帝也或以此此尤不然唐亡王建移書克用請各帝一方克用報之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其言載在史冊炳若日星夫唐社旣遷之後尚不敢稍萌他念矧當時共主猶存而遂謂其有覬覦神器之心哉嗟乎大盜移國一二遺臣誓死致討卒賴其力

得雪讐耻斯亦千古所希有者也不於此亟加褒揚而  
乃深文曲辭以誣之且討賊則討賊矣何爲借名誠如  
是則漢光武之於王莽蜀先主之於孫曹晉元帝之於  
劉石宋孝武之於元凶梁孝元之於侯景唐肅宗之於  
安史胥可以借名黜之是率天下後世置君父之讐於  
不問而傷忠臣誼士之心也此豈可哉且末帝之心果  
盡出於公平不僞梁之旨吾固知之矣恐人以予之矛  
陷子之盾也

書金史太宗紀後

古之一天下者必審夫天下之形勢奮吾之全力控其要害然後傳檄以定其餘此發蒙振落之勢也勇夫之搏虎也畢一身之力扼其吭則虎斃矣苟或將扼其吭又曳其尾則我之力分而虎之力完虎之力未損而我之力已僊矣金太宗天會六年詔伐宋康王河北諸將欲罷陝西兵併力南伐宗翰不可曰河北不足虞請先事陝西略定五路然後取宋太宗曰趙構當窮其所往而追之陝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於是命婁室等平挾西撻懶宗弼等分道南伐宗弼之軍雖渡江取建康

杭州自明州行海三百里然以上游未定所得州縣皆不能守旋棄之而歸自是不復渡江延至天眷中乃定和議夫以天會之兵力而不能一統議者遂謂天不絕宋以吾觀之寔人謀之不臧也善定大謀者如治絲如振裘總其端而挈之舉其傾而提之其末雖不理梳爬而已耳其衽雖不齊拂拭而已耳未有不挈其端而先理其末不提其傾而先齊其衽其不至於焚亂而顛倒者幾何哉今夫全蜀非天下絲之端裘之傾乎爲太宗者當從宗翰之謀停宗弼南追之舉以傾國精兵先定關陝五路而後命諸將率偏師出散關輒興元以窺全

蜀夫挾平陝之餘威加以婁室宗翰宗弼睿宗熊虎之將俯視吳玠張浚之等不啻拉朽未有不得志者也定蜀之後以舟師由巴夔順流而東復命上將將步騎十萬南出唐鄧以取襄樊上游旣得如瓴之建如竹之破則區區吳越之地可以不戰而定不出五年天下混一必然之理也昔晉武平吳王濬樓船自益州而下周使尉遲迥取蜀隋文因之以滅陳故劉禪李勢之未亡也魏文臨江賦詩而還季龍雖強不敢南下豈二君之才劣於晉武隋文哉形勢不同用兵有難易之分也宗翰之言固在夏而不在蜀然亦具有卓識惜乎太宗見不

及此不能取其言而裁割之以控天下之要害徒令諸  
軍漫然四出而自分其力也豈非人謀之不臧哉迨婁  
室旣敗張浚之兵於富平始命宗弼撒離喝取蜀吳玠  
得以悉力固守而蜀卒不可得蓋此之力用於旣分之  
後而始當彼之全宜其難也厥後海陵正隆間開國宿  
將凋敝殆盡宣宗之時強敵侵陵國勢日削乃欲混一  
車書孤軍南伐則又不足論也已



書宋史史浩傳後

南宋隆興初張魏公銳意用兵史文惠力爭其不可御  
史王十朋論之遂出知紹興府事之本末載宋史本傳  
者甚詳而張時泰續綱目廣義竟指爲南渡大姦與秦  
檜竝列目未覩全史而輕於持論何其陋而妄也夫秦  
檜之當國也召還諸將和議遽成未覩用兵之究竟故  
拘儒切齒痛詆爲非至於隆興之師文惠已罷矣李顯  
忠邵宏淵已用矣孝宗恢復之舉已付之矣上有推心  
之主下無掣肘之相是魏公之志可謂大行而無遺憾  
者矣固當飲馬白狼之河洗兵黃龍之府食汴京之鐘

簾拜鞏邑之山陵光復舊業而間執讒慝之口何以符  
離之潰喪師辱國與文惠所言若著龜之不爽耶幸而  
金世宗厭兵息戰僅以稱姪納幣得免否則光堯壽皇  
不爲昏德重昏之續者幾希矣嗟乎東晉咸康中庾亮  
欲伐趙蔡謨持重以爲不可永和中殷浩欲伐秦王羲  
之持重以爲不可世未聞以蔡司徒王右軍爲姦而獎  
許元規深源之輕舉妄動者何廣義之果於褒魏公而  
苛於貶文惠也廣義不知而作陋妄之處甚多本不足  
辨亦辨之不勝辨况二人之優劣當時如葉氏四朝聞  
見錄何氏備史周氏齊東野語久有公論者乎辛丑在

揚州客論此事尚有主廣義之說者因取宋史本傳示之且告之故客無以難而終不謂然夫史臣特筆不能奪俗士之譚言者則先入之見據於中也客去遂書諸傳後云

書元史陳祖仁傳後

元順帝詔削擴廓帖木兒官爵命諸軍四面討之時明兵已取山東陳祖仁上書皇太子言此項軍馬終爲南軍之所忌又云朝廷苟善用之豈無所助皆爲擴廓而言也書載元史祖仁本傳案書中所稱南軍卽指明太祖兵也元史成於明初語多忌諱察罕擴廓父子戰勝攻取之事有關於明者多不傳卽此數語推之明兵之畏擴廓爲何如觀後明兵已定元都擴廓入援不及湯和等乘勝徇山西擴廓僅遣將禦之戰於韓店而明師大敗洪武五年明太祖復遣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

文忠征西將軍馮勝將十五萬眾分道出塞至嶺北與  
擴廓遇大敗死者數萬人夫以元室喪敗之後奮其餘  
力猶能取明兵如拾芥當其盛時勢可知矣惜乎元之  
君不以恢復之事付之且疑其欲反而削奪以困之擴  
廓亦但知與孛羅帖木兒相報復與李思齊相讐殺不  
以明兵爲意遂令明祖坐大而有天下也嘗謂漢高帝  
非項羽敵也所以勝之者賴田榮彭越等議其後耳明  
太祖亦非擴廓敵也所以勝之者賴孛羅李思齊等掣  
其肘耳然則漢之舉楚明之克元皆天也非人之所能  
爲也使當明兵未來之先擴廓奉元帝之威令悉眾大

舉南出江淮以搃其胷李思齊以秦兵剿其右王信以齊兵躡其左何真以粵兵陳友定以閩兵扼其背梁王復以滇兵撓蜀使夏不暇出師以相救則明祖雖欲盡江東而守之恐智者亦不能爲之謀矣况北定中夏乎案明史擴廓帖木兒傳初察罕破山東江淮震動太祖遣使通好元遣戶部尚書張昺郎中馬合謀浮海如江東授太祖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甫至而察罕被刺太祖遂不受然則察罕不死明祖固已受其撫而降之不過察罕部下之一校順則爲杜伏威逆則爲輔公祏而已矣明王珍傳載太祖遣王珍書曰

足下處西蜀予處江左蓋與漢季孫劉相類近者王保  
保以鐵騎勁兵虎踞中原其志殆不在曹操下予兩人  
能高枕無憂乎願以孫劉相吞噬爲戒王保保者擴廓  
小字也然則擴廓在河南明祖固已讐其強而悸之亟  
思與明氏結唇齒以爲保江左之計幸則爲權之拒守  
不幸則爲皓之興觀而已矣蓋當時之情事如此嗟乎  
元事之不可爲一徵之於察罕之被刺再徵之於擴廓  
之搆兵蓋天之棄元也久矣而察罕擴廓父子必欲興  
之以區區之人力而與天爭安可得哉又擴廓傳載明  
太祖之言曰常遇春雖人傑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王

保保其人奇男子也劉基亦嘗謂太祖曰擴廓未可輕  
也是擴廓之威略節概明之君臣未嘗不心服焉惜讀  
史者不能會於其微也



書權文公酷吏傳議後

權文公酷吏傳議云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謂全德得柔之道者爲循吏失剛之理者爲酷吏司馬氏修史記始作二傳以誠世其論酷吏可謂當矣下文復謂馬班列郅都於傳首爲非則又誤以椎埋沉命舞文巧詆之徒當之何其前後之不符也夫酷吏者武健剛毅不畏強禦權豪爲之斂跡貴戚爲之側目京兆司隸長安雒陽難治之區非此不足以勝任而愉快非酷虐無人理之謂也唐以前史之傳酷吏者後漢如董宣之責數貴主陽球之搏擊宦官後魏

如張敖提之嚴誅盜賊酈道元之峻斷髣倖北齊如宋  
游道之見賊能討畢義雲之彈射不避彰彰可考隋書  
所錄雖漸遠前史本旨然猶有請托不行之田式也境  
內肅然之燕榮也竝皆郅都之儔寧獨馬班爲然哉蓋  
椎埋沉命舞文巧詆者酷吏之過史氏因而載之非卽  
以此爲酷吏也宋子京新唐書始以索元禮來俊臣等  
爲酷吏則大乖史法矣來索之徒迎合女主屠割良善  
殘忍慘毒開闢未有事蹟不足污齒頰姓名不足辱簡  
牘審酷吏若此史遷何爲取之與循吏竝傳哉夫三代  
而後治道多雜民氣久離爲之牧者亦各隨其學與才

之所近而已所謂酷吏者申韓之學也所謂循吏者黃  
老之學也傳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酷吏  
近之又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  
喜循吏近之是二者或剛或柔皆未能合乎先王之道  
然則循吏傳非褒之酷吏傳非貶之也嗟乎知椎埋沉  
命舞文巧詆爲酷吏之過則來索殘忍慘毒之小人不  
足以蒙其稱也明矣自宋以來史法漸失酷吏亦其一  
端也

吳志伊十國春秋跋

粵自謠傳曹上翻金色之蝦蟇識應秦中著黃家之口  
月烝民爲青虎所啖朝士隨白馬而逝六臣奉璽九宇  
爭圭海水羣飛妖星肆燭西極岷峨東竝滇澥南逾甌  
越北抵淮漢其間以智吞愚以強兼弱或盜賊入據方  
州或節度化爲天子年未滿百國區爲九旣而契丹北  
首乾祐遽亡雕青南面太原復起視夫秦楚之際月表  
劉石以來僞朝事蹟或有殊而紀載不可廢也蓋嘗綜  
其形勢計其興衰遠控濠泗近擁宣潤則楊氏李氏先  
後國焉山阨褒斜水阻夔萬則王氏孟氏先後國焉枕

江籍沔襟沅帶湘則江陵高氏武安馬氏分而國焉句  
踐遺址餘善故墟則杭州錢氏福州王氏分而國焉服  
嶺以南則南漢劉氏國焉大河以東則北漢劉氏國焉  
奠九山於禹貢僅跨三州斥六代爲島夷尚成一部茲  
乃鯨呿豺咋瓜剖豆分雖十日燒八紘大霧迷五里比  
於狼戾未云懸絕在坤之上九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  
其斯之謂歟唐天祐四年歲在疆圉單闕朱全忠篡立  
稱梁改年開平封馬殷爲楚王錢鏐爲吳越王以高季  
昌爲荆南節度使後一年王建稱蜀改年武成吳越改  
年天寶後九年劉龔稱漢改年乾亨後二年楊隆演稱

吳改年武義後六年王衍降於後唐蜀亡後八年王延  
鈞稱閩改年龍啟後一年孟知祥稱蜀改年明德後三  
年李昇篡吳稱唐改年昇元後八年王延政降於南唐  
閩亡後六年後周篡漢劉崇繼漢稱乾祐是年馬希崇  
降於南唐楚亡後十二年高繼冲降於宋荆南亡後二  
年孟昶降於宋後蜀亡後六年劉鋹降於宋南漢亡後  
四年李煜降於宋南唐亡後三年錢俶降於宋吳越亡  
後一年劉繼元降於宋北漢亡時代未泯端緒可尋成  
都恃其險阻故世亂而先叛晉陽鄰於邊塞故世治而  
後服居今稽古良不誣也嗚呼四七之符翊漢尺地皆

王十八之兆亡隋數天同亂大蛇中分羣起七雄之裔  
蒼鶩上翥蠱生六夷之眾然而高邑立號燭火全消長  
安受禪陰霾盡散儋豹競角入關之龍已翔聰虎遞乘  
渡江之馬猶在從未有蜉蝣生死天無可紀之元蠻觸  
升沉人無可歸之統如五代之交十國之會者也陶介  
立之史補已多疏漏王禹偁之闕文更爲簡約自非專  
門曷由操管夫歷代時勢既有不齊諸史章程因之亦  
判是以漢唐故籍寇盜列於傳先晉魏成規僭僞收於  
卷末唯茲渠率靡所適從盡天水未興李花已落中夏  
之地俟更五朝大梁之君驟易八姓乃東觀之彥南董

之流或以爲五代之餘分或以爲兩宋之間色且不曰  
載記而曰世家皆是外篇均非正義吳氏就近代所存  
承昔人之乏勒成一書用垂千古洵可質前修而不讓  
示來學而無慚者矣或疑九國之從橫實貫五代之終  
始事本相類例得竝登若夫并代數郡僅閱周宋兩朝  
而亦虛費蒐羅勤爲討論然則王氏之據成德傳世孔  
多李氏之據定難歷年尤永盧龍劉守光帝制自爲秦  
鳳李茂貞唐年未改何以悉從芟夷弗加纂輯邪竊謂  
斯言刻覈匪曰名通夫道原紀年永叔附錄皆此十家  
竝無二致吳氏嘗言取法乎前詎由自我作古蓋阿布



祖父唐之世臣拓跋子孫宋之屬國兩史各爲立傳此固無庸複書又况燕主爲朱耶所虜岐王入沙陀之朝運祚微淺措施荒陋究與保先世之祀者不侔敵故君之愼者有間也必若所云豈惟西北有之卽在東南亦爾也前如洪州之鍾傳朗州之雷滿後如武平之劉言王逵周行逢清源之畱從效陳洪進衡彼大槩與前同科倘亦特標名稱別爲篇帙則恐治絲而棼窮年莫竟矣獨是稽之古昔凡屬春秋皆是編年竝非紀傳所以崔鴻之十六國蕭方等之三十國馬紹統之九州尹師魯之五代王範之交廣包謂之河洛雖已或存或佚要

皆亦步亦趨今世傳十六國春秋如太史公體例乃明  
代僞托非彥鸞本書其名則同其實非故而吳氏掄數  
百種遺文耗十餘年精力爬梳補綴校勘鉤稽鑑治則  
聚彼真金模範則仿茲廣鼎殊可惜也又其書喜述瓌  
聞好采瓌說遠尼父不語之戒蹈左氏失誣之譏饒有  
三長不無一短豈以年湮世遠不忍刊謬點煩乎延堪  
久欽曩哲夙慕是編懷槩莫鈔典衣難購屬者假諸楊  
氏書肆閱於真州旅館靜繙一過如得百朋偶有管窺  
記諸牘左譬之拙工操器竊評匠石之斧斤少女升機  
妄議天孫之杼軸云爾

書黃氏通史發凡後

通史發凡四卷甘泉黃君秋平撰黃君將爲通史屬草未竟此其例目也秘不示人乾隆辛丑夏余在揚州借而讀之歎曰世固有矯枉過正如是者乎其書曰漢紀兩漢諸帝也曰魏紀曹魏諸帝也曰晉紀兩晉諸帝也曰後魏紀元魏諸帝也曰周紀宇文氏諸帝也曰隋紀曰唐紀曰遼紀曰金紀曰元紀凡十代以正統繫之外此諸國悉目之爲僭盜如蜀則曰益州盜劉備吳則曰江南盜孫權燕則曰遼東盜公孫淵皆附書於魏紀後東晉則曰江南盜司馬廋宋齊梁則曰江南盜劉裕蕭

道成蕭衍劉氏石氏則曰僭趙慕容氏則曰僭燕苻氏  
姚氏乞伏氏則曰僭秦呂氏禿髮氏沮渠氏則曰僭涼  
李氏則曰僭成赫連氏則曰僭夏前涼則曰姑臧盜張  
軌西涼則曰敦煌盜李暉北燕則曰遼東盜馮跋皆附  
書於後魏紀後北齊則曰關東盜高洋陳則曰江南盜  
陳霸先後梁則曰降將蕭簪皆附書於周紀後朱梁則  
曰汴州盜朱溫後唐則曰并州盜李克用後周則曰汴  
州盜郭威楊氏則曰揚州盜楊行密錢氏則曰杭州盜  
錢鏐王氏則曰福州盜王審知南唐則曰昇州盜徐知  
誥高氏則曰荆南盜高季昌馬氏周氏則曰湖南盜馬

殷周行逢王氏孟氏則曰益州盜王建孟知祥劉氏則  
曰廣州盜劉隱北宋則曰汴州盜趙匡胤西夏則曰銀  
夏盜拓跋思恭後晉則曰降將石敬瑭後漢則曰降將  
劉知遠北漢則曰降將劉崇皆附書於遼紀後僞楚則  
曰降將張邦昌僞齊則曰降將劉豫南宋則曰降將趙  
構夏則曰降將李乾順皆附書於金紀後客見之謂余  
曰黃氏創爲是書誠所謂異說而不讓高論而不顧者  
也方將詬厲指摘之不暇而僅目之爲矯枉過正無乃  
近於好奇乎應之曰此非黃氏創見也以曹魏爲正者  
陳壽魚豢之已事而吳蜀二志舊唐書亦列之於僞史

焉以元魏爲正者王通元行沖之緒言而宋齊諸國魏伯起皆名之爲島夷焉若遼宋金之相承也脩端辨之於前楊維禎爭之於後卒之各自爲史未能統攝然則正閏之說迄無定論也自宋人正統之論興有明襲之率以私意獨尊一國其餘則妄加貶削不以帝制予之黃氏矯其弊可也乃於昔人所推尊者皆斥之爲僭盜爲降將豈非過正乎昔莊叟薄堯舜黃生非湯武其爲儒林所詬厲名教所指摘固何如者然且劉向收之於七略班固載之於漢史所謂與其過而廢之無寧過而存之者也人自少見多所怪耳奚好奇之有哉然其書

於劉石苻姚之屬尚存其國號而蜀漢六朝五代北宋  
則削之而以盜書亦不知其義例之所在也客去遂書  
其後而還之黃君名文暘字時若秋平其號也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一

受業旌德

汪 邕 璿 玉

校

呂 飛 鵬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一

跋二

十八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二

歙凌廷堪次仲撰

跋三

書程賓渠算法統宗後

漢徐岳數術記遺有珠算控帶四時經緯三才之文珠算之名其來已久然考其制刻板爲三分位各五珠上一珠與下四珠色別等語似亦與今珠算不同明程大位算法統宗則嘗言珠算者也其書卷末載算法書曰有盤珠集走盤集云是元豐紹興淳熙以來刻者然則今之珠算蓋始於宋梅氏古算衍畧謂珠盤之法始於



明初郭伯玉者恐非也今世俗所傳歸除歌括亦始見於統宗但不知創自何人古算衍畧云吳信民九章比類所載句長而澀蓋卽是時所創理或然歟案古法合散數而總之謂之乘剖總數而散之謂之除無所謂歸除也歸除之名卽始於造歌括者其歌括一句之中有法有實有得數有餘實可稱簡便然獨置除數於不言遂使習之者無由得其本原而實如法而一之理不明矣夫得數由除數而生者也故必先知除數而後知得數今既有法有實有得數而不言所除之數試問何由而知得數乎考九章算經以法除實曰實如法而一此

謂除法也何謂實如法而一試以七爲法論之卽珠算所謂七歸也凡遇實中滿七數者則除之而得一數滿十四者則除之而得二數滿二十一者則除之而得三數滿二十八者則除之而得四數滿三十五者則除之而得五數滿四十二者則除之而得六數滿四十九者則除之而得七數滿五十六者則除之而得八數滿六十三者則除之而得九數若不盡者則謂之餘實言實如法之數則得一也與乘法之爲用正相反如七歸之歌括曰七一下加三七法也一實也卽借爲得數下加三餘實也而其所以得一餘三之故作之者不言也習

之者不知也蓋七爲法一十爲實除實之七則得數一  
仍餘實數三也七二下加六者七爲法二十爲實除實  
之十四則得數二仍餘實數六也七三十四二者七爲  
法三十爲實除實之二十八則得數四仍餘實數二也  
七四十五者七爲法四十爲實除實之三十五則得  
數五仍餘實數五也七五七十一者七爲法五十爲實  
除實之四十九則得數七仍餘實數一也七六八十四  
者七爲法六十爲實除實之五十六則得數八仍餘實  
數四也今但言得數而置所除之數於不言則所以得  
數之理不明故學者讀古算經而不知所用習世俗之

法而不能通之於古書皆此歌括因陋就簡誤之也然所謂歸者指法之單位而言耳若法有多位則亦不能常用歸又必兼除用之尤爲混雜如七五爲法三爲實實如法而一七五者法也則除七五得數一除一五得數二除二二五得數三除三則得數四也其理顯然若以歸除歌括算之則曰七三四十二復以得數四與法之次位五相呼曰五四除二十亦是得數四而算理不明矣嗚呼自篆變而爲楷而六書之義晦自籌變而爲珠而九數之義亦晦是亦學術之大升降也前明人精力敝於講學九數之書散佚畧盡雖好學深思者無由

得見古本也今

國家稽古右文所謂算經十書唐人以之取士者僅佚祖冲之綴術一種餘悉從永樂大典中錄出學者狃於歌括讀之多不得其解而博通古今之儒則又窮極中西兩術而探索其精微之奧以爲歸除歌括人所共習存其法而不暇言其義也故梅文穆雖增刪算法統宗而重刻之然於歸除歌括與古算經相通之故亦未論及是統宗一書終屬胥史商賈之書與古算經闕而爲二初學何自而啟其局鑰乎聊釋其大旨書諸簡尾俾後之好古者有所從入焉爾

書陳琳檄吳文後

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僅見於昭明文選中三國志及裴注皆未之載也案魏志武帝紀建安十七年冬十月公征孫權又十九年秋七月公征孫權又二十一年冬十月治兵遂征孫權此檄但云年月朔日而不明指何年案魏志荀彧傳建安十七年太祖征孫權彧疾留壽春薨時年五十而此檄首稱尙書令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則是荀彧尙存其爲建安十七年征權時無疑也然檄中所云如偏師涉隴則建約梟夷案魏志武帝紀遣夏侯淵討斬朱建則建安十九年冬十月事也西

平金城諸將斬送韓約首則建安二十年五月事也又云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案魏志武帝紀公出散關氏王竇茂恃險不服公攻屠之亦建安二十年五月事也公至陽平則建安二十年秋七月事也又云張魯遁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案魏志武帝紀魯潰奔巴中亦建安二十年秋七月事也魯自巴中將其餘眾降則建安二十年十一月事也又云巴夷王樸胡賁邑侯杜濩各率種落以奉王職案魏志武帝紀巴七姓夷王樸胡賁邑侯杜濩舉巴夷賁民來附則建安二十年九月事也又云超之妻孥焚首

金城案魏志武帝紀南安趙衢漢陽尹奉討馬超梟其  
妻子則建安十九年春正月事也又云與匈奴南單于  
呼廚完案魏志武帝紀匈奴南單于呼廚泉來朝待以  
客禮遂畱魏則建安二十一年秋七月事也又云使征  
西將軍夏侯淵等案魏志夏侯淵傳建安十七年以淵  
行護軍將軍屯長安至於拜征西將軍則建安二十一  
年事也又云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眾破  
敗奔走案吳志孫權傳權征合肥未下徹軍還爲魏將  
張遼所襲則建安二十年事也凡此皆在建安十七年  
荀彧旣薨之後未審檄文何以詳載之若云是建安二



十一年征吳之檄則距荀彧之薨已五年檄首不應仍稱尙書令彧也竊恐彧字或誤然李善所見本已是彧字故注引魏志荀彧傳以證之未必誤也豈孔璋此檄是齊梁文士所擬作而昭明遂取以入選歟不然承祚少期何以不錄也而邵子湘評阮元瑜爲曹公與孫權書云孔璋之檄乘勢恐喝耳此書當敗軍之後有倍難於措辭者竟以爲在建安十三年下荊州時益陋不足辨矣

書唐文粹後

唐文粹一百卷宋姚寶之輯曰古賦曰詩曰頌曰贊曰表奏書疏曰文曰論曰議曰古文曰碑曰銘曰記曰箴誠銘曰書曰序曰傳錄紀事凡十六門所以續文選也體例不甚精確如明皇紀泰山銘則附於頌柳子厚塗山銘獨孤至之仙掌銘等乃與墓誌銘爲一門通謂之銘權文公幾銘盧玉川門銘等又與箴誠別爲一門夫銘一而已宜自爲一類墓誌銘或又爲一類不當凌雜如此也皮襲美九諷反招魂楚騷類也不當入詩韓退之進學解荅客難類也不當入古文皆其短也唯平淮

西碑取段文昌而不取昌黎此真深知文體者蓋昌黎之文化偶爲奇戛戛獨造特以矯枉於一時耳故好奇者皆尙之然謂爲文章之別派則可謂爲文章之正宗則不可也宋初古學猶存文章桀黠人皆知之故姚氏明於夾擇如此熙寧而後厭故喜新末學習爲固然元明以來久不復識源流之別矣竊謂昌黎之論文與考亭之論學皆欲以一人之見上掩千古雖足以矯風尙之同而實便於空疎之習故韓歐作而摯虞劉勰之焰熠洛閩興而冲遠叔明之勢絀廢墜之所由來者漸矣今一二有識者知蹈虛言理不如名物訓詁之實有可

憑也於是蒐遺訂佚倡之於前士從事於學者皆以復古爲志而論文則貿貿焉但曰八家是知二五而昧於十也因讀文粹感而書此又案宋史姚鉉本傳曰廬州合肥人而文粹序題曰吳興蓋舉其郡望也

書平淮西雅後

柳子厚平淮西雅云鼎臠俎載鼎臠二字蓋本之楚辭大招案牲體肱骨三肩也臂也臠也股骨二肱也胙也脅骨三代脅也長脅也短脅也脊骨三正脊也脰脊也橫脊也謂之十一體合左右肱骨股骨脅骨謂之十九體加兩髀謂之二十一體皆載於俎若鼎或升左右胖或升豚解或升體解不獨一臠也至於俎載二字尤不典牛羊豕之載則肉之無骨者皆實於豆若俎但載牲之骨體而已安所謂載哉禮經十七篇具在可案而知也一句之內雜出不倫稽之禮例無一合者蓋唐之詞

人類皆疎於經術而經術中尤疎於禮雖表表如子厚者亦所不免良可歎也

書蘇東坡赤壁賦後

東坡赤壁賦壬戌之秋七月既望下云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案壬戌爲宋神宗元豐五年距乾隆七年壬戌凡十一壬戌六百六十年歲差不過十度七月太陽所躔約在張翼左右則既望之月當在室壁之間不當云徘徊於斗牛之間也壁在斗東已一象限初昏時斗牛正中月方東出安得徘徊於其間蓋東坡未必真有是遊特想像而賦之以爲月令孟秋之月昏建星中建星在斗上月既漸升臆度應至斗牛不知月漸東升則斗牛亦漸西降月決不能退至斗牛也

昔人謂梅花開於孟春時昏參中夜半則參沒龍城錄  
所云天曉月落參橫者誤故東坡作梅花詩特云耿耿  
獨與參橫昏以正之然則東坡蓋知縣象者今以此賦  
考之則東坡於縣象亦未必了也



書唐詩說殘卷後

三韓郎君兆夢於其友人處得蠹冊一卷題曰唐詩說  
後附宋金元明詩說持以示余點竄塗乙似是選詩發  
凡雜以議論大旨於婁東厯下公安竟陵而外自出手  
眼惟論宋詩間有過當語然亦非依傍門戶故爲排擊  
也卷上有私印三一曰不隨王李袁鐘錢陳步趨一曰  
費錫璜一曰滋衡氏案滋衡四川新繁人爲費中文先  
生次子流寓揚州著有貫道堂文集其詩亦奔放絕塵  
是選未見行世豈草創而未就耶因書其後而還之并  
誌其鄉里姓名於卷首時乾隆庚子二月也

樹經堂詠史詩跋

文選所錄詠史詩如左太沖鮑明遠輩僅畧借古事自抒胸臆而謝宣遠張子房詩虞子陽詠霍將軍北伐詩雖有所專指然亦一人一事而已未能徧及全史也況上下千古而詠之乎唐末胡曾詠史詩稍多而義旣膚淺又皆斷句故談藝家恆置之不論是詠史詩自古無傑構也蘇潭先生於旬宣之暇論次全史自司馬遷以迄宋濂之書綜其大者并旁及別史如屠喬孫吳任臣所述之等爲七言律五百首名曰樹經堂詠史詩鴻篇絡繹美不勝收洋洋乎大觀矣警句如漢武帝云玉檢

封中呼萬歲金童海上引三山賈誼云年少高陳治安  
策夜深虛溯鬼神原王尊云洪流萬丈填隄立峻坂千  
尋叱馭過王莽云宮中漢臘更新臘殿上黃貂換黑貂  
班固云再世爲郎輸范蔡兩都作賦麗卿雲張衡云十  
載覃思二京賦千秋絕唱四愁篇則少陵之風格渾成  
也如劉向云五行洪範春秋傳丙夜青藜太乙燈魏武  
帝云暮年伏櫪雄心在明月棲鳥古調哀晉成帝云誤  
國朝臣多放達渡江名士半浮沉向秀云虞淵日薄琴  
聲邈窮巷風淒笛響來呂光云葡萄美酒龜茲賦燕雀  
西風朔馬篇庾信云春風官渡黎陽柳落日長橋渭水

輪則東川之天才雄秀也如黃霸云吏食郵亭烏欲攫  
人言相府鵠初飛光武云餘子綠林方蟻鬪眞人白水  
竟龍升臧洪云志士同仇傾蓋定故人流涕撫弔看郭  
泰云似仙眾望同維楫如玉人來賦束芻魏明帝云傳  
聞玉馬呈文石已見金人泣露盤宋廢帝云淒淒秘院  
屠猪日寂寂華林射鬼時則錢劉之吐語高華也如張  
敞云走馬章臺麾便面研螺官閣畫修眉楊震云三鱣  
講席生前兆一鳥關亭死後悲謝靈運云衣冠新製尊  
康樂山水清音愛永嘉梁簡文帝云無蒂雪花歸永福  
多生伽葉禮重雲陳後主云長江誰唱公無渡羣烏爭

呼帝柰何薛道衡云作頌翻嫌魚藻美題詩已兆燕泥  
空則溫李之修詞富豔也如王吉云廣厦細旃中尉諫  
古車周道下泉風謝莊云江東無我一時秀明月與君  
千里同王元禮云三世三公門第貴一官一集宦情殊  
石勒云孤寡不欺心磊落帝王自取氣縱橫禿髮僂檀  
云索邱以外有經濟關隴之間多傑英杜甫云離亂何  
人憂社稷哀歌到處感山川則涪翁之峭健清新也如  
鍾會云鳴崔在陰占自吉亢龍有悔義難參宋文帝云  
白面書生談北伐黑衣宰相坐南衙任昉云生前十斛  
桃花米身後諸郎白練裘陶宏景云學道十年呼宰相

讀書萬卷作神仙林逋云夢迴崔羽飛難覓魂在梅梢  
喚欲醒元順帝云黃瀆岡生石人眼白毛天雨老君髯  
則劍南之俊邁工整也他如明德馬皇后云底事廖防  
同日貴濯龍門外起深憂荀彧云飲藥壽春哀撤讌明  
年九錫冊文隆公孫瓚云但信此間堪避世不知何處  
更容君宋武帝云能揮雄略殲靈寶卻少深謀護義符  
齊東昏云縛菰怒及而翁首別認潘梅作父兄李後主  
云從來文士爲天子終作降王入敵庭則又白傅之識  
解超妙玉局之議論宏闊也蓋集唐宋人之長於太沖  
明遠諸君外開未有之奇豈胡曾之徒所可同日語哉

爰倣張爲主客圖之例擇其尤者錄以爲跋與海內談  
藝家亟賞焉歛凌廷堪次仲謹跋

書孫平叔雕雲詞後

夫句分長短號曰詩餘音有抑揚胎於樂府檀槽乍按  
六么爲最小之弭鐵撥輕籠七宮乃夾鐘之律由濁而  
清者四旦元闕徵音自高而下者九階奚須勾字燕樂  
廿八調久則失傳律準六十聲誣而非實東都識曲咸  
推片玉屯田南渡知音競數堯章君特自餘詞客罕識  
宮商譬彼詩人但知平仄無錫孫平叔孝廉馳情綺麗  
托興纏綿猥通研粉之箋遠示雕雲之集未遑謀面獲  
捧瓊瑤敢詡同心謬膺縞紵慢則織綃泉底得傳石帚  
全神令則弄影雲邊不拾草堂餘唾可云金風亭長頓



遇替人樊榭山民忽來同調者矣然而誇鑪錘匪易固  
爲學士恆情視律呂太深亦屬古人通蔽唐沿而宋大  
石本細於正宮金易而元仙呂遂歸於雙調苟不尋源  
於千古僅能按譜於四聲何異扣槃卽云識日不知摹  
山刻水詎關九域廣輪春賦秋吟無與四時推步也故  
鏤冰琢雪不乏驚才換羽移宮都非事實語及高平般  
涉怖若鬼神問諸葛指過腔幻如風影夫惟好學始克  
深思是在讀書方能稽古非執事何以發吾之狂非鄙  
生何以知君之妙

族曾祖蒼舒先生手札跋

右手札一紙爲族曾祖蒼舒先生與從伯曾祖向若公者也先生諱世韶字官球前明崇禎庚午舉人甲戌進士官戶部主事著有納沙草詳見明詩綜及

御選四朝詩蒼舒其別號也於向若公爲昆弟行札中所云龍翁者爲族高祖龍翰公諱駟前明崇禎丙子舉人癸未進士福王初授巡案河南監察御史死於歸德所云元性弟者爲從叔曾祖諱潤生以布衣從龍翰公殉節事竝見華亭王氏明史稿元性公本向若公胞弟後其叔父伯衍公者伯衍公諱光亨以贈太常東鰲公

廕除南京都察院經歷遷浙江温州府通判札中所云  
官奶奶者卽伯衍公繼配朱安人也庚子冬廷堪自海  
州板浦場扶先君子柩歸葬於歙得之敝簾中已殘缺  
矣此其末後一簡也伏讀我

皇上議予明季殉節諸臣

諭旨有云凡諸臣事蹟之具於明史及通鑑輯覽者宜  
各徵考姓名仍其故官予以謚號欽此謹案

御批通鑑輯覽於順治二年三月

特書我

大清兵定河南進取歸德巡按御史凌駟及其從子潤

生死之是先臣駟先臣潤生皆應在得謚之列後恭撿  
勝朝殉節諸臣錄未載先臣姓名或編纂者之遺忘或  
傳鈔者之脫落均未可知也於是裝潢而藏之并考其  
始末書諸卷尾上志

曠典下示子孫不獨書法適美爲可寶也向若公諱瀚  
生邑諸生先曾祖方平公同祖兄也乾隆四十六年歲  
在辛丑三月朔族曾孫廷堪敬識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二 受業涇縣潘望寧海門校